

三法印与人生观

传统佛教因着其隐逸、出世的性格，偏于把世界的本质看成“纯大苦聚”完全是种不得生命自在的蕴聚，进而引发佛弟子的厌离心，以便进求解脱。

这种对世界全然加以否定的世界观，导致佛教历来对现实世界的福利事业甚少关心，也就予人口实，认为佛教对现实世界的痛苦全无救济，空言痛苦而消极。

佛教的根本教理在三法印——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。佛教的世界观也由此开展。这一世界观的背后支柱，便是缘起观。在缘起的世间中，一切的存在（“有”）皆依托条件（“缘”）而显现的，所有的存在现象与心象，都离不开条件的组合。因此，在缘起的世间里，是没有独存而自我主宰的事物的。况且，因缘条件既能聚合，也就会消散，由此抉发出无常、无我的精义。如此的无常、无我，只是一种事物存在状况的如实陈述，丝毫不涉及消极或积极的观点，消极或积极的态度，则端视个人的取决。

在原始圣典中，佛陀陈述世间事物的无常后，总会引导出“苦”的结论。但是这苦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一种情感上忧悲痛苦的感受，而是理性上对现象界无常迁流的警觉，因而以苦这种不安稳的觉照来表述。

原始佛典中强调“无常故苦、苦故无我”，这“我”在印度宗教的意境中，是具宗教哲学上的超越、常乐、清净的究竟归宿意义。就佛陀说法的时代思想背景来说，实际上，具有变易性的、不安隐性的存在本身，便可导出否定追求常乐的“神我”了。这是有其时代风气的对治性，又具有佛法的谛理性的。

透过对“无常”的诸行与“无我”的诸法原则性的掌握，面对现象的起灭不执常见断见，也不臆想在现象背后有一超然的主宰性本体。佛教的涅槃，是在“无常”与“无我”的悟解中达到的，而非超然地摆脱在无常之外别求一真常的涅槃境界。此涅槃既不是一恒常的“有”，亦不能说是断灭的“无”。“无常”与“无我”，可说是透露了涅槃之某一方面的消息。而“涅槃”正是佛教所指示的生命终极目标。

因缘论的人生观

新世纪的佛教青年从三法印中建立的世界观，契合青年人奋发向上、追求理想人生的热忱，可以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：无常的人生、并非一味地指向毁坏、消散，亦是预示着无限的可能性、无穷的生机；无常的景象，不一定是草木凋零、一片肃煞残秋，亦可以是冰雪消融、绿叶红花纷纷抽发的初春！无常意味着变易，赤贫者可以致富、无知者可以博学、落后的可以进步，一切的可能性都在其中，只要能正确地掌握着其中相关的条件（“缘”），让条件凑合着来

逐步导向结果！这其中丝毫 没有消极的本质。如果由此而产生消极的，那只意味着懈怠而已，因为因缘是具备了创造的可能性的。

这样的因缘论，并非鼓励青年人一味地向前冲，因为因缘的另一面也意味着限制：在因缘条件不足的情形之下，便不能成就任何事情，此时便得知道转向，别求其它 的可能性。但是，这也并非让宿命论者有存在的空间，只是在自我能力的考量与客观因素的考察之后，所得到的理性结论，与非理性的宿命论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掌握着佛法谛理的佛教青年，既不会是一个消极的宿命论者，也不会是一个毫无节制的积极主义者，而将是一个理性的、实是求是的因缘论者。有了这种人生态度上的体认，佛教青年在遭遇挫折时，也就不会意志消沉、自怨自艾，乃至怨天尤人；相反地，他会坚强地面对现实、接受现实，并且得以进一步摆脱挫折的阴影，重新 在人生的路途上出发，稳健地过一个脚踏实地的健康人生。

3/7/2003 《南洋商报》